

“皖军方阵”抒写新时代·阜阳篇

纸随剪转万象生

■ 张其勤

听说阜阳姑娘程娟娟要办个人剪纸艺术展，我们并不惊讶。出生于剪纸世家的她深受父亲和爷爷的影响，自幼耳濡目染，从小就表现出对剪纸技艺的热爱和天赋。

看她的作品展，剪纸的方寸之间，当地的人文、历史和风土习俗，甚至地标性建筑，尽收剪底。平剪、镂空等各种技艺，让人们大开眼界，对剪纸艺术也有了新的理解。

程娟娟的父亲程兴红是阜阳剪纸项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也是“程氏剪纸”第二代传承人。爷爷程建礼更是全国有名的民间剪纸大师，一生执着于剪纸，自创“程氏剪纸”艺术特色。“刚劲有力，信刀无拘，‘师古而不泥古’，既尊重传统章法布局，又在走刀运剪构图上多有创新”，多年前，阜阳剪纸被命名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时，正是以程氏剪纸的风格获批的。

1

程家有女初长成，十六七岁时，程娟娟已出落得秀美可人。而今，她经常一袭白衣、长发飘飘地端坐在方桌旁，一手执纸、一手握剪。在古筝的音韵声里，一盏茶的工夫，一幅作品便栩栩呈现，更显艺术姿韵。

程娟娟从小便与剪纸结下不解之缘。有幸生活在一个剪纸世家，童年多了许多快乐。她儿时的记忆，犹如颍河边老槐树上秋日的果实，提起来一串串儿的，大多与剪纸有关。

五六岁时，在爷爷的熏陶下接触剪纸。起初，小手常常受伤流血，爷爷心疼她，劝她别再碰剪刀了。她摇摇头，暗下决心，要把剪纸的功夫练好。

一次练习剪蝴蝶时，她把自己写着字的本子剪开了，爷爷很不高兴，告诉她只要学剪纸，就不能用带字的纸去剪，“字是有灵魂的，一旦剪断，是对写字人的不尊敬。”

程娟娟年纪小，还不太懂爷爷话里的意思，但一旁的程兴红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爷爷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坚定地认为，会写字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一直严格遵循自己定的这个规矩，再艰

难的日子，也从不断带字的纸片。没有纸，他就到街上捡烟盒，将盒内的锡纸抽出来，剪出银色、金色等好看的作品来。

听了爷爷的训导，娟娟泪眼婆娑，一句话也不敢说。程兴红拍拍女儿的后背，给予信任的眼神。程娟娟一边抹眼泪，一边继续剪纸。待“蝴蝶”的大样成型后，“蝴蝶”头上的触角一时不知怎么处理，她索性用手撕一缕锡纸圈叠起来，用胶水粘在上面，拿给爷爷看。爷爷乐了，耐心地告诉她，剪纸的功夫都在剪刀上，用胶水粘出来的作品就不能叫剪纸了。他手把手地教孙女怎么剪蝴蝶的触角。很快，一只活灵活现的蝴蝶从爷爷那粗糙的手掌中“飞”了出来，那一刻，懵懂的娟娟震惊了。

2

程娟娟十四岁那年秋天，当地举办全市剪纸大赛。爸爸程兴红是成年组挑战赛擂主，女儿程娟娟为少年组擂主。三天的擂台赛战罢，前来挑战的剪纸人逾百，最后胜出者寥寥数人。少年组决赛共产生3个一等奖，程娟娟的作品《团花》《年年有余》便占了两席。两年后，娟娟初中毕业，从此开始专业剪纸生涯。

她还曾有幸到南开大学大学生创业基地度过两年，成为那里年龄最小的首席剪纸设计师。机缘，来自一个偶然。

来自天津的李谨女士是一家古琴行老板，热心公益事业，痴迷传统文化。一次她在网上搜索中国剪纸艺人时，无意发现了程建礼的名字。两天后的一个阴雨绵绵天，她找到偏僻一隅的阜阳市颍东区程圩子自然村，走进程兴红的家。

程家人的热情让她感动，目睹程建礼大师的亲作，更令她惊叹。李谨的安徽之行收获颇丰，不光看到了程氏的剪纸作品，对程家的家风家教也很是欣赏。离开时，她紧紧抱着程娟娟舍不得离去。

说来也巧，此时天津南开大学也发生了一件有关剪纸的故事。当时，来自安徽的两名大学生，利辛籍的纪伙标和六安籍的郑磊，合作完成了一幅精美绝伦的剪纸作品，在学校剪纸大赛中获奖，学校奖给他们五万元创业免息基金。他们将这笔款用于剪纸项目，在学校开设

了华章剪纸艺术基地。

在李谨的引荐下，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家乡还有像程建礼这样的剪纸大师，兴奋不已，便利用暑假时间，一起来到了程家，学习研究程氏父女的剪纸技艺。回到天津后，经过与学校协商沟通，华章剪纸艺术基地决定聘请程娟娟为首席剪纸设计师，请她来指导剪纸项目的开发。

之后的两年，程娟娟便在校的华章剪纸基地上班，主要任务是设计各类剪纸的内容并负责实施。在那里，她不但指导外国留学生和当地孩子剪纸，自己还剪出了周恩来总理在南开学习的剪纸像等优秀作品，并探索水杯贴花、配有剪纸图案的镂空灯笼等时尚创作。在当地举办的程建礼剪纸作品艺术展，受到天津市民的好评。

3

在天津待了两年后，因水土不服和思念家乡，程娟娟又回到安徽。后来，父女两人又受邀到澳门表演剪纸。在那里，程娟娟受到了日本、荷兰等友人的称赞，其中一位来自珠海的老兵给父女俩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自己祖籍安徽，能在澳门见到老乡，目睹家乡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艺术，让他倍感骄傲和激动。

“双手能而巧，心灵慧亦聪，纸随刀剪转，须臾万象生。”程娟娟凭着精湛的剪纸技艺，多次代表安徽到国外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让阜阳剪纸走出国门。

德国的深秋，浪漫而诗意，片片金黄色梧桐叶从空中落下。其时，程娟娟与一批艺术家正在这里的孔子学院交流展演中国文化。一些华人和当地的孩子围聚在程娟娟面前，惊喜地看着她手里的纸片转眼间变成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十二生肖。

“姐姐，能帮我剪一个吗？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剪纸。”待围观人群散去，程娟娟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她抬起头，在薄纱般的雾里，看到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孩，坐在轮椅上对她笑。

女孩友善温暖的眼神，让程娟娟心里漾开阵阵暖意。但她手里的剪纸作品全送给了刚才围看的人，翻遍行李，也没能再找到一张剪纸。

女孩想到了什么，笑着说：“没关系，姐姐。你看，我这里有一片枫叶，可以在这上面剪呀！”

小新集

■ 文 河

小新集是皖西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属于大新镇。很多年前，一些人因生活需要而定居在这个临河的地方，所以称之为“集”。又因人群刚刚聚集，故称为“新集”。相对于大新镇而言，作为一个村庄，它显然小了很多，于是前面又冠以“小”字。

小新集村人多姓张，也有陶姓或王姓。村后有一大片树林，林中满是青草和野花。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村子时，恍若走进桃花源，萌生出强烈的在此居住的冲动。到了夏天，林中铺满白色野菊花，密如繁星。有奇特的鸟儿从林子里飞进飞出，比斑鸠略小，身材更修长，头上长有一丛美丽的羽毛，看上去像传说中的凤凰。

在北方平原上，像小新集这样的村庄很多。一座座房屋，一处处小院，房前屋后种着柿树、石榴树、桃树或月季、虞美人等常见花草。看那一树或一丛明亮美丽的花在阳光下怒放，总让人心里涌出难言的感动。

冬天，树叶枯落，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过，整个村庄完完全全地显露出来。夏天，绿荫四合，天空高远湛蓝，阳光浓情热烈。花开果长、瓜熟蒂落，万物各从其时，岁月显得安静又绵长。

皖北平原平整辽阔，一眼望去，除了村庄还是村庄。村庄与村庄，地理特征相差无几，方言与风俗接近，人们生活习惯等也相差不远，不同的，似乎只有各自的名字。

村里的年轻人对外界充满幻想，心怀热情，向往城市，纷纷告别父辈的生活方式，选择外出务工。留在城里的他们，身上的尘土味儿慢慢散去，秋风吹过故乡旷野时的声音却永远留存心底，硬朗、清冽。

更多的人仍回到故土，重新面对那些熟悉的庄稼、牲畜和土地。随着乡村振兴工程的推进，处处都是新机遇。乡村年轻人在故土找到自己一身身手的平台，创办农业合作社、搞规模化种植或特色种植、发展养殖业……

上了年纪的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仍遵循着那古老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淳朴、憨直、善良、勤劳，有时又带着一点执拗、倔强和保守。他们日复一日地在泥土里讨生活，习惯了生活的平静与单调。

在语言表达上，平原上的人有着中国传统文字根深蒂固的形象思维特点。比如，当他们说到人与人有某种血缘或生活上的亲密联系时，会用一个喻喻性的措辞：“粘秧”——某种关系像藤蔓或绿秧一样同根而生或相互纠结在一起。再比如，说到某人（一般指年龄偏大的男性）富生活经验或狡猾多谋，他们会直接称其为“老黄脚”——某类善于逃脱、生性机警的动物。再比如，当他们正谈论的某个人恰巧不期而至时，他们会用一个幽默戏谑的表达：“说着王八，来个鳖。”他们的话语不多，开怀大笑时透着天真与爽直。性格中充满了忍耐与坚毅，却也不乏乐观开朗。他们顺从命运、天时与生老病死，眼睛关注的是那些地面上的东西、生活中那些细小具体的东西。至于超出具体生活之外的事或物，对他们而言，则没有太大意义。

随着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和农业机械化的普及，皖北平原的乡民已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生活变得更轻松和从容。你看，他们曾经内敛沉重的神情，如今也有了舒展和灵动的气息。

小新集只是皖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但从它身上，你能清楚看到一个古老民族曾经的多灾多难与负重前行，看到民族命运中的疼痛、坚韧、安然和诚实。



春雨润颍州 刘海丽 摄

探寻润河湾

■ 司天鹏

在淮河与颍河之间，有一条从发源地到入淮口仅一百多公里的小河，叫小润河。历经无数沧桑，从未断流消逝过，在颍淮这片大地上静静流淌了几千年。除了中游的几处弯曲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人工裁直了，以宜于丰水期洪水下泄，如今的小润河与古小润河相比变化不大。水流一年四季恬静而平稳，清清的润河水滋润着世代临水而居的两岸村民。

去年深秋的一天，我和当地一位文史专家，一早从小润河中游岸边的迎水寺遗址出发，驾车顺着河流的方向，时而乡间小道，时而润河堤坝，停停走走，近中午时分到达润河湾一个叫台家寺遗址的台地上。台地中心高出周围河滩田地四五米，南邻老润河湾，南陡北坡，面积有两三万平方米，中心地已被青青的麦苗覆盖，台地南边靠河湾岸边长有四五棵高大的白杨树，风吹叶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在寂寥的旷野里显得特别突出。流经此处的老润河已被人工取直，新段润河在台地南侧200多米处。站在台地上放眼四望，弯弯曲曲的老润河从西北而来，在流经脚下的台地后又曲折向东南而去。

静静的润河湾秋意正浓，芦苇在风中摇摆，偶有三两只被我俩说话声惊起的水鸟，从芦苇丛中飞离，芦花被鸟儿扰落，四处飘散。两岸的秋草早已枯黄，堤坝外的

沃野被碧绿的麦苗覆盖。远处的农田里，偶尔能看到两三村民在秋田里劳作的背影。空旷的润河湾，静谧寂寥。若不是有石碑提醒，路人根本无从知晓，脚下这片台地上，四五千年前甚至更早的颍淮先人，便在此筑巢而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狩猎生活。他们曾在河湾里捉鱼摸虾，也曾乘舟东下长淮、北上中原；他们曾目睹商周的泱泱大军东伐淮夷，也曾围观楚国君臣被大秦军队从都城郢阳逼退寿春……

小润河在中游通过中清河（楚灵王时开挖的运河）与颍水（今颍河）沟通，在宋、金之前，小润河一直是沟通中原与长淮的便利通道。千年之前，这里舟帆竞逐，纤夫不断，沿岸商埠码头商贾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宋以后，小润河失去往昔水运交通要道的作用，慢慢淡出世人的视线，成了一条寂寂无名的小河。小润河重新引起世人关注，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在持续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河道上、中、下游沿岸先后发现了杨楼遗址、迎水寺遗址、台家寺遗址、王岗遗址、铜台子遗址等十多处商周时期颍淮先民的生活遗存，出土了大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等文物。考古发掘充分证实，在这个台家寺遗址下面，留存着四五千年前颍淮先民生活过的遗迹，现存遗迹面积约10000平方米，不但有商代的方

女孩手里，有一片火红的枫叶。

程娟娟走上前，蹲下来，双手接过那片如火的枫叶，对着轮椅上的女孩点点头：“小妹妹，请稍等，一会儿就好。”

程娟娟转身回到剪纸的桌子前，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她用细细的剪刀在上面轻轻比画了几下，开始下剪。那片硕大的枫叶在她纤细的手指间转动，她的眼睛里奔放着创作的激情。

两分钟后，一个呆萌的“功夫熊猫”剪好了，可爱的是，头上还顶着一只和平鸽，和平鸽的嘴里叼着一封信件。

“太漂亮了！我太喜欢了！”女孩接过剪纸，难掩兴奋。

4

近而立之年，程娟娟有了对剪纸事业的更深入思考，她想给自己的剪纸艺术安个家。这个想法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源于建设程建礼剪纸艺术馆这件事儿。

程建礼剪纸艺术馆在省经信委的支持下建成，坐落在自己的农村老家。前去参观的人，不是文化专家，就是全国剪纸行业的名家。但程娟娟明白，要想把剪纸艺术发扬光大，还需要在城市里扎下根。

她也深知，在多元社会里，孤单的剪纸很难生存。于是，她联系经商的闺蜜，在阜城东南一个叫169粮仓公社的购物休闲地，投资50多万元开设了“得闲茶居”。“得闲”，阜阳俚语就是有空儿的意思。这个集品茗、交流剪纸艺术为一体的休闲体验式文艺场所，很快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程娟娟想要追求怎样的剪纸艺术生活？她微微一笑：“取一瓢颖河水，煮一壶古树老茶，将剪纸艺术留下来，传下去，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人和剪纸会一样潇洒。”



更多
内容
扫码
阅读

以“皖美”的方式

■ 丁友星

“皖美”就藏在黄山、大别山的美丽山石、建筑和人文故事里

藏在长江、淮河边百舸争流的城市风景线里
藏在阜阳黑土地与无人农机的瞬时数据交互里

“皖美”是合肥量子大道的一朵概率云
“不确定”是创造力、竞争力的自由延展
坍塌下来将是人的历史和命运
“皖美”被安徽的时光一分一秒地培养大
确定星辰大海前沿未有的
一个坐标，月亮在里面圆一次
桂花在里面落一次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浪漫像潮水拍打我们
一次

直至“皖美”深入到我们的身体内部
变成量子态的科技文化结晶
打开条条隧道、跃迁进我们的生活
时间有了真正美妙细腻的构造
人们的劳动创造将它雕刻得剔透晶莹
我们绷紧身体、放松心情，以“皖美”的方式
热爱并庆祝工作生活的缤纷展开
战胜爬坡过坎的压力感
这既是力学原则、美学原则
也是价值尺度、生活态度
用流丽的韵脚吟诵厚重的历史
让自由创造的因子更活跃起来
未来的天空一下
极其辽阔地打开
“皖美”，这信念和感觉、想象结合在一起
化作一座时代情怀的高山
安矗在“二十大”路标指向的前行路口
拓开所有跋山涉水的行人的视野

父亲的农谚

■ 李 芳

父亲生活在农谚里，农谚包裹着他的庄稼，包裹着他土地的期望、他的丰收年。

生活中，父亲的农谚俯拾皆是：比如端午节回家，我们在一起吃饭，他从盘中夹一头发熟的大蒜头，一边剥着皮儿一边说：“大蒜是‘五月端午不在地，八月十五不在家。’”这是针对大蒜的种植期和收获期而言，意思是端午节前都要把大蒜收回家，而在中秋节之前，是种植大蒜的季节。

父亲的农谚，让人听来格外亲切，农村的风俗习惯扑面而来。麦收时节，父亲常说：“七成收，八成丢。”意思是说，熟到七成收，正赶上小麦的蜡质期，这个时候收割，小麦籽粒沉实、饱满。若要等熟到八成再收，蜡质期已过，麦子全都黄了，西南风一吹，再加上太阳晒，麦粒儿与紧裹的麦壳疏松脱离，炸芒的麦穗容易掉粒儿，小麦产量就会受损。麦收的时候，天气格外热，于是就有了“一麦抵三秋，姑娘小姐都下楼”，到了麦季，就连围囤上的娇小姐都去抢收？父亲又说：“俏手买卖，紧手庄稼。”显然，庄稼收种都不能耽误，该紧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快，季节不饶人。

父亲的每一句农谚，都与乡村生活有着密切联系。麦收一毕，种豆子时，父亲说：“六月六，耕黄豆，一天一夜扛榔头。”农民种地，关键是要把握住有利时节，只要墒情好，黄豆头天耩到地里，第二天地里的黄豆就已经拱破了土层，那金黄的豆芽弯成榔头一样，一见太阳，渐成绿色。

农谚既是俗语，但又与俗语不同。农谚是种植在农事里的庄稼，年年都会开花结果，而俗语是教人沉着过日子，把清淡的日子过得花儿一样的芬芳。记得小时候，过了正月初十，乡村孩童都会打着各色灯笼一起玩耍，比谁的灯笼好看，比谁的灯笼最亮。如果正月十五这个晚上，雪花飘落，大人们会一边赏灯一边说：“正月十五雪打灯，八月十五下满坑。”八月十五时正值雨季，天气往往与俗语相吻合，得到验证。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什么时节种什么菜，这是规律。“头暑萝卜二暑芥，三暑里头种白菜”，农民种庄稼，年复一年，按部就班地过着平静的岁月。还有关于农时的农谚，“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枣芽发，种棉花”等，但时移世易，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规律被打破。在农业种植上，反季节蔬菜一茬茬新鲜上市，人们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那些被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农谚语湮没在时代大潮中，越来越少被人提及。

过去人们都是看天吃饭，等雨收种，农民不用听天气预报，一看气象就知道会不会下雨，比如，“云向东，车马通；云向西，水成灾；云向南，水连连；云向北，有风吹。”如果是雷屯天气，还能推断出“东闪空，西闪风，南闪火门开，北闪有雨来”。

我知道的这些农谚，都是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学来的，父亲简直就是一位谚语专家，什么“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麦茬烂，没好汉”等，他懂得很多。当然，随着人工降雨的实现，久旱逢甘霖不再成为一种分外的惊喜；农村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农村容貌的改变，也让“麦茬烂，没好汉”的现象不复存在。

其实，父亲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他却把农谚记得滚瓜烂熟。农谚是父亲一生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只有对农业足够熟悉，心怀对土地的敬重、对生活的热爱、对粮食的珍惜，才会真正理解每一条农谚的内涵。父亲的农谚不是他所创造，却是他一生的遵循和参照。父亲的农事风调雨顺，父亲的农谚鲜亮多彩，像挂在屋檐下的一串串金黄色老玉米和一溜溜红辣椒。就连那一瓣瓣裸露的蒜头，也成了父亲农谚里的经典。

（本版稿件由阜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供）

投稿邮箱：ahrbsfw@126.com

黄山